

第十回 江潮看情書 弄兒施巧計

秋容明遠，漸染遍楓林，叫殘征雁。宋玉傷情，莫訴月娥清怨。淒涼寒影依蟾殿，恐難禁愁容不慣。繡房深處，相思一緘，寄與喬纔見。甫得見佳人香翰，洵才華可喜，貞心堪羨，身許寒儒，情致令人淒惋。梨花夢怯三更雨，冷芙蓉霜侵風戰，雪婆忠盡，柳婆怨結，弄兒偷算。

右調《疏帘淡月》

話說江潮守候佳音，初八早在門首望起，直至近午，祇見雪婆遠遠的來了。江潮奔到近身，問道：「雪婆婆，小姐有回書否？」雪婆笑嘻嘻地道：「原到尼庵中去說。」江潮扯了雪婆，走到尼庵，將前事細說了一遍。江潮聞知雪婆叩頭求改家書的真情，不覺下拜起來。雪婆道：「有人瞧見反為不美。」將小姐的回書遞與江潮，江潮就要拆開，雪婆道：「此書不可輕拆。且到相公書房中去，方可細細觀之。」江潮一同奔至家中。雪婆先進去與陸氏說話，江潮在書房拆開書來，祇見墨花清艷，字跡端妍。上寫道：

薄命妾吳姝字答江兄：別來魂夢縈愁，淚絲不斷。妾以菲質，謬辱垂情，咫尺天涯，豐儀難見，妾惟仰慕君子，矢志相從，所恨不能自主，徒傷寸腸。薄命此心有死無二，至於離合之故，總屬於天。承賜貴庚，銘之心骨，倘姻緣不就，妾身必無永年。當為殉葬之榮，以表來生，不負君子。臨箋涕泣，不知所云。菲言之首，聊紀相思之況。詩云：

楊柳空餘萬縷絲，人前渾如不相知。

夢回無限相思淚，盡日憑欄獨鎖眉。

其二：

對鏡青鸞舞不休，斷腸原是為牽牛。

江郎若問容顏好，近日容顏盡帶愁。

其三：

秋風侵竹落桐花，青節亭亭不稍斜。

江生見後邊少了二句，正在沉吟之際，早見雪婆出來。問其緣故，雪婆道：「小姐寫未完，見夫人來到，惶惶急遽就封好了。」江潮拭淚道：「可惜！可惜！」雪婆道：「娘娘又眠在床上，老身不敢驚動，且去再來罷。」江潮感雪婆加意出力，又取白銀二兩送他，雪婆假遜了一回，收了。江潮道：「今日甚是虧你，停幾日就來走走。」雪婆應允而去。江潮把小姐的書重新展看，藏在懷中，如至寶一般。

誰知雪婆一去，過了一月杳不見至。江潮常走到氤氳廟前，祇是鎖門在那裏，訪問鄰人，都說不知。祇得走到洛神橋，又不好進吳衙動問。在右觀望，祇見有管家出來，江潮面重，一溜煙的走歸。自此相思越重，寢食都忘，又不好與人商量，左思右想，再無計策。

看官，你道雪婆為甚絕影不來？原來有個緣故，被人暗算，在吳衙跌壞了腰，回來不得，睡在小姐外房。曉煙日奉湯藥，小姐也時常看他。暗算的人你道是誰？原來小姐的乳母柳婆，就是那丘先生與那丘石公的嫡親姑娘。幼年嫁與柳莊人家，其夫是殺豬的，渾名叫做柳千刀。柳婆三十四歲上生了一女，叫做弄兒，就進吳衙做了阿奶，領這小姐大的。因柳婆為人循謹，小姐愛他，且其夫已死，就住牢在小姐家了。其女弄兒幼時過繼與人，後來長大，就嫁在丘石公的堂兄為妻。那堂兄不久病死。有些薄產，且有了個孩子，倒守了七八年寡。這丘石公年雖二十，並無妻子，與寡嫂貼壁居住，行奸賣俏，遂有陳平之行。石公貌雖不揚，其實倒有本事，與弄兒竟似夫婦一般，那裏管傷著天倫，難逃皇法？真正是衣冠禽獸！這些外人做了一支《油兒》嘲得好：

守節勵冰操，數年來，淚暗拋。可憐冷落芙蓉貌，陰中似燒，今番怎熬？暫將叔叔通宵抱。莫相嘲，牌樓休造，就死也風騷。

閑話休提，單道這弄兒，一日到吳衙來看母親。柳婆患病在床，見女兒來，悲啼不止。弄兒問道：「母親時常歡歡喜喜，為何今日如此悲酸？」柳婆道：「我因受了鬱氣，教娘日夜熬煎，你兀自不曉得哩！」說罷，又嗚嗚咽咽的哭個不住，弄兒再三撫摩道：「娘有甚氣，說與做女兒的知道。」柳婆教他關了房門，坐在床上，道：「我兒，我因吳小姐心偏，厚待那穿珠點翠的雪婆，把我放在一邊，故此氣出這病來。」弄兒道：「娘，吳小姐稟性溫淑，做女兒的極心服他，今雖把雪婆待得好，自然不忘你的乳哺之恩。娘不要氣惱。」柳婆道：「女兒，你不曉得，說與你知，你也著惱哩！」弄兒道：「娘，你且說來。」柳婆道：「前初八日，我見那賣舊衣的婆子來，我要買一副裙衫。與小姐說，要一兩五錢。他說，『爹爹不在家，銀子那裏有？』我也就不敢開口了。誰想歇不多幾日，特特將白銀一錠，送與雪婆做衣服。教老娘怎地不氣？」弄兒見說，也恨他厚薄不均。柳婆道：「我今日不恨小姐，祇恨那老乞婆，若可逐得他去，我就死也甘心。」弄兒道：「小姐愛他，如何擺布？祇好暗算他，方是現在功德。」柳婆道：「怎生暗算？」弄兒附耳道：「如此，如此！」柳婆道：「妙甚！明日早為之計。我的臥房與小姐的臥房祇隔得一重牆垣。不要說了，明日依計而行。」當夜，母子同睡不言。有詩為證：

雪婆竭智為鸞儔，誰料風波又起頭。

今夜弄兒施巧計，教人暗裏卻自愁。

柳婆懷恨雪婆，與女兒弄兒設計，明日起來，柳婆母女祇說來看小姐，扯了雪婆，道：「今日無雨，我母女同你到花園涼亭上吃三杯，如何？」雪婆不知是計，道：「多謝你母女這般好心。」到了亭子上，擺上酒菜，將雪婆灌得爛醉，然後回來，中有一條小橋，兩旁都是欄杆，柳婆扶了雪婆走去。他母女久知北邊欄杆是不牢的，柳婆靠著南邊，用力將雪婆向邊祇一推，弄兒在後面，又乘勢將朽欄杆一拉。雪婆要跌將下去，一手挽住柳婆臂膊，兩人都滾下水裏去了。雪婆跌在石樁上，傷了腰；柳婆跌在雪婆身上。雖然不致大害，兩個人都在水中咕嘟咕嘟的吃水，幸有園丁看見，慌忙救起來。雪婆行走不動，扛了進去。柳婆女兒扶了，各換衣服。正是：

害人害己，害己害人。

皇天有眼，莫謂無神。

自後雪婆臥病。小姐也有些知覺，甚是憐愛雪婆。過了幾日，弄兒接母親同回家去散心解悶。這是七月十三夜，適值丘石公夜夜戀著弄兒，見他同了老獸物回來，有些礙眼，也免不得也走來假殷勤一番。他道：「姑娘一向納福？」柳婆道：「我的兒，你做姑娘的不死，在這現世，有甚納福！」丘石公驚訝道：「姑娘，你在吳衙有甚不好，出此怨言？」柳婆將衷由細細說了一遍。丘石公未及聽完，咬牙恨道：「嘎！是了，原來就是江潮這小畜生，躲在陰溝洞裏，思想天鵝肉吃。有此緣故！侄兒時常要尋這小畜生的破綻。我在洛神橋、柏梁橋一條路上，穿珠點翠的雪老乞婆那裏，撞著他十餘次，原來如此！」柳婆道：「大侄兒在江家處館，我也曉得，不想就是雪婆所說小姐的對頭。我且問你，他有何得罪於你，你這等恨他？」丘石公將前日慢待他的情由細說一遍，道：「這小畜生！待侄兒處置他一番，連雪婆與吳小姐也自出丑。姑娘不要氣。」柳婆方纔歡喜，那丘石公候柳婆睡熟，仍與嫂子諧其舊好，這正是：

賈氏春魂頻化蝶，韓椽行止慣偷香。

[返回 >> 吳江雪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